

有哪些虐死人的短篇小说?

我的驸马，亲手杀了我的皇兄登基称帝，还将我封了贵妃，囚禁在宫里。

世人皆说我妖媚祸国，余孽一个，还能荣宠不断。

可我只想和他同归于尽，不死不休。

——

我的驸马，是个极温柔的人。

此时，他正拿着滴血长剑，温柔地俯下身，遮住我的眼，然后对下人们温声笑道：「嗯？是谁把殿下叫来的？」

宫娥太监们瑟缩发抖，无人敢应，最后只有一个小宫女道：「.....是、是蒋公公。」

他「哦？」了声，对亲卫吩咐道：「带过来。」

我不住颤抖，在暂时的黑暗里，我嗅到扑面而来的血腥味——

来自那把离我不到三尺的那把长剑，还有.....来自不远处的血泊。

我的皇兄，当今皇上，此时此刻就倒在那个血泊里，尚在痉挛，痛苦呻吟，痛斥驸马他狼子野心。

「宣珏，朕待你不薄——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」皇兄喘着粗气道，「还把尔玉嫁给了你！你、你就是这么报答的？」

「臣感激涕零，所以，为陛下留个全尸。」宣珏道，我甚至能听到他语气带笑，想必那双狐狸般的桃花眼，也是微微弯起。

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

我本是瘫坐在地，听他此言，一把推开他的手，踉跄着扑向皇兄。

皇兄明黄色长袍被鲜血浸染，唇齿灰白，方才那声斥喝之后，他再也无力发声，只在喉里溢出几道呻吟。

「传太医！！！快传太医！愣着干什么，去找人啊！」我听到我自己嘶哑的尖叫。

可是无人敢动。

四面八方，士兵们披坚执锐，那都是听从于宣珏的军队。

我直愣愣地看着血地里，那个逐渐不再动弹的身影，终于泣哭出声。

身后，宣珏叹了口气，扔了剑，柔声道：「别看他，殿下，看我。」

他走至我面前，单膝半跪，捧起我的脸。

他眼底有星辰，温润如春水。

我知道他同样，袖里有乾坤，能翻云覆雨搅波澜——但我没想到，他真狠心到了这种地步。

我咬牙道：「……滚！宣珏，你给我滚开！」

我想要推开他，却听到他风轻云淡地笑道：「殿下，我不想杀你，所以乖一些，别让我俩都为难，好吗？」

我那声「不好」还未脱口而出，他又道：「死在当下，尘土归寂，或是活下去。卿卿聪慧至极，知道怎么选，对吧？」

我崩溃的理智，被悬崖勒马勒了回来。

宣珏太懂我了。

一如我懂他。

这时，亲卫捧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。我不用想也猜到端的是什么。

「公子。」亲卫道，白瓷托盘上，是颗血淋淋的人头，惊惶地瞪着眼，正是蒋明。

我死死盯着宣珏，不想看那还在滴血的瓷盘，只觉得声音都干涩不似自己的：「你被罚跪军机处那晚，大雪，可是蒋公公给你撑了一夜的伞。你真是.....忘恩负义。」

「有恩已报，有怨亦要究。我不欠着他什么。」宣珏语气却一如既往冷静，「来人，送殿下归公主府。」

2、

我被暂时囚禁了起来。

宣珏称了帝，诸事繁忙，同各方势力周旋不休。

听说他保我花费了番力气。

那些跟着造反的亲臣们非常不乐意，说斩草不除根，势必后患无穷。

这都是我依稀从下人们的些儿杂谈里，拼凑出如今的形势：

「唉，你说驸马爷最后会把公主怎么着啊？」

「嘘——人家现在可是皇上了。可别再提驸马这两字了。要我说啊，能留那位一条命就不错了，还想怎么着？接进宫封娘娘啊？近来好多大人们，怕新皇责罪，也怕摸不清这位爷脾气，争先恐后把女儿往宫里塞呢！那位还排得上前吗？你打我干嘛？尔玉.....殿殿殿.....下！」

我从树荫下走出，苦笑着摆摆手，示意那俩嚼舌根的下人不用害怕多礼。可他们还是抖成筛子，不住磕头。

我道：「无事，走吧。不过，我可不再是什么殿下公主了。」

他们这才一跪三叩，抖抖索索离开了。

想来能理解。我是最小的那个，自小受宠，封号尔玉二字，都是代表「玺」这么个尊贵的象征。

于是性格也刁蛮任性惯了，除了亲信，不少下人会惧怕我。

可如今我身边亲信全没，被宣珏杀了个精光，吩咐下人办事都找不到人手。

我坐在池塘边，掰着手指数了数日子，差不多快了。

以宣珏的能力，半月有余，足够他将朝堂安顿下来。

然后——

宣我入宫。

第二个月初，海棠初开，一纸圣旨来，我被召进宫里。

那个宣旨的公公话里带刺儿，末了非得提我被杀的兄长：「娘娘可真是好福气哟，之前有父兄疼宠，如今陛下还情深。」

我之前哪里跪接过圣旨，差点没把圣旨糊他一脸。

我硬生生忍住，笑道：「本宫也觉得，陛下可是个念旧情的人呢。」

否则也不至于卧薪尝胆这么多年，只为报仇吧？

那个公公明显理解错了意思，以为我在说宣珏对我念旧情，脸色变幻莫测几瞬，终于还是讪讪服软，躬身道：「娘娘请。」

3、

我被封了个贵妃。

后位空悬，我估摸着宣珏是留着拉拢臣子用的。

果不其然，我入宫后三天后，就有个小姑娘蹬蹬蹬跑到我居所，瞪着大眼珠子，问道：「你就是那个占了我位置的谢重姒吗？真是不要脸。就算陛下念着往日夫妻情，留你一命，像你这种人，也该以死谢罪吧？还活着干什么？」

我：「……？」

我立刻反应过来，心里冷笑。

宣珏啊，不愧是你，这么对我物尽其用，留了一命，合着是为了在前朝竖着当靶子呢？

我没说话，放下手里木琴，将小姑娘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了一番，看得她有些发毛，才噗哧笑道：「田将军家的丫头？」

「……你怎么知道？」

「皇城里头的贵女，本宫不认识的，少。你是久居南疆吧？」
想来，和宣珏里应外合的，也只有那么几家了，猜多少也能猜

到。

我起身，将琴旁点燃的熏香折灭：「跟着你父亲进宫的？别到处跑了，宫里严禁冲撞，明政殿在那头，兰灵，带她过去。」

田小姐跺了跺脚，道：「哎你！你给我等着！」

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奇道：「我等着？我等着什么呀？我又没杀你兄弟杀你婢女杀尽你身边的人，也没把你当金丝雀圈养起来，更没笑面虎般撩拨你。小姑娘，可别宣珏笑了笑，就晕头转向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啦！早点回去吧，宫里可不适合你。更何况——」

我笑道：「我占了你的位置？我倒是觉得，以你的容貌，永远坐不上我的位置呢。」

嘴上没个遮拦的小东西，也敢来触我霉头。

别的不说，单论容貌，当年多少文人墨客，可都是说我「冠绝京都」，以牡丹喻我。

看到田小姐瞬间眼泪下来，哭啼啼地走了，我身边那些被宣珏安插进来的侍女宫婢，都有些屏气，或许是这几天我温和有礼，她们以为我还算好相处。

我道：「下次还有这种不长眼的丫头片子，拦在门外，别脏我耳朵。」

她们唯唯诺诺地应了。

下人的态度，就是宣珏的态度——

至少这么看来，他不打算把我怎么着。

4、

当晚，我终于再次见到宣珏。

一月未见，他仍旧言笑晏晏，自带温柔缱绻的味道，龙袍冠冕在身，倒是更衬得他面如冠玉，清俊脱俗。

让我想起在陌上时，初见他，他拾起我的长箭，笑着还我：
「给，殿下。」

我坐在小几前抚琴，没起身没行礼，只是瞥了他眼，道：「来段囚禁，给个宽容，打个棍棒，喂颗糖枣。宣珏，别拿熬鹰的法子训我。」

「论熬鹰驯马，谁比得过殿下呢？」宣珏倒是照唤我「殿下」不误，在我面前坐下，「珏不敢献拙。」

我停下抚琴的指，沉默片刻，语气冷漠：「你来干什么？」

「你我仍是夫妻，怎么，不能来么？」

「不怕我杀了你吗？」我狠狠按上琴弦，指尖沁出血。

他支起身，略过木琴，不轻不重扼住我的手腕，靠近我道：
「琴弦少了一根。不过殿下，想用弦勒人脖子，你的手劲可能不够，会被割伤的。」

他轻而易举收走我袖里藏起的琴弦，扔在一边，然后温柔地捏住我的手，用方巾擦去我指尖血迹，我想要挣脱，却被他摁在地，再在天旋地转里被吻住。

宣珏还是一如当年，动作轻柔和缓，仿佛对待掌中珍宝。再剥去我的外服礼衫，像同床共枕的数千个日月般，在我耳边轻唤：「卿卿。」

我想哭。

我知道，我的身体甚至我的情感，还在说我爱着他。

可我更想知道，为什么我和他二人，走到了这一步。

明明.....我们一起走过了那么多啊。

「小黑还在公主府，让人把它带过来吧。」这晚最后，我攀着他的肩，任凭他的律动，也始终一言不发，突然道，「那天来宣旨的太监，不准我带。」

小黑是只兔子，养了快十年。

宣珏明显愣怔了下，才缓缓道：「.....好。」

5、

说到小黑，还是宣珏送给我的。

而我和他，是在皇家秋猎时，第一次相见的。

那时宣家还未倒台，宣珏和戚家的小儿子郑文澜是京中双壁，才貌无双，一文一武。

似乎什么事儿，他两人都要争上一争。

戚文澜我熟，他亲姐姐是父皇最受宠的妃子。

戚贵妃古灵精怪的，没少带我们这群小萝卜头玩儿，我和戚文澜算是一块长大。

而宣珏我就没那么熟了。

只知道他表字离玉，京城上下贵女们之间，流传着一句话：

「嫁人当嫁宣离玉，两玉相合是为珏」。

但我甚至都没见过宣珏一面。所以我自然偏向戚文澜。

猎场之上，在听到京中那些小姐们，窃窃私语，押秋猎上谁能拔得头筹的时候，我背负箭篓，试了试我的弓箭，轻蔑地道：

「肯定是你了文澜兄，这些人怎么都在说宣珏会获胜？因为那小白脸长得好看？」

戚文澜武将出家，就想儿子考个功名，取名字都取个「文」字，奈何戚文澜属性点还是全部点在了武艺上，骑马射箭有多强，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就有多菜，。

戚文澜嘴角微抽：「别，祖宗，宣珏骑射不比我差，你行行好，别巴拉个嘴到处说。万一真输了，我还要脸。」

我不可置信地瞪大眼，道：「不是吧文澜，你不行？」

戚文澜：「.....」

戚文澜：「.....滚滚滚。」

我哈哈大笑，换上红袍短打，将护腕一扣，就骑上我那西域烈马，一箭射中一尾雄鹿，远处立刻传来了喝彩。

戚文澜也拍马追了上来。

我看到一只雪白的兔，就对他道：「看看谁先射中！」

「可！」戚文澜和我同时搭箭挽弓，两箭凌空而出。

就在我的金灿灿的羽箭，快要先戚文澜一步射中时，不知何处一支长箭凌空而来，不偏不倚撞上我的箭尾，再准准地射中兔子皮毛，把它钉在草地里。

戚文澜勒马回首，了然道：「来了？」

「文澜兄。」不远处，马蹄声近，随之而来的还有极清朗的一声，似溪水潺湲。

戚文澜幸灾乐祸：「你把尔玉的箭撞歪了。」又对我说：「殿下，这是宣珏。」

我还纳闷戚文澜坏笑个什么劲，也纳闷他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正儿八经叫我「尔玉殿下」，原来是扯着虎皮当大王，想让我压一压这总是抢他风头的宣珏呢。

我顺着他目光回头看去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宣珏。

那年我们都才十五六岁，宣家仍在，戚文澜也未远守边疆。

宣珏不似以后那般，总是挂着笑面狐狸般的假面，俊美至极的面容也稍显稚嫩，至少是有几分慌张地，长鞭一卷，拾起我的羽箭，再递给我道：「给，殿下。不知殿下在此，多有冒犯，还请恕罪。」

我咳了声，道：「无碍。」

然后又对戚文澜道：「文澜兄，我决定，叛变了。我不押你了，我押他。」

戚文澜：「？」

他反应过来，悲愤道：「见色忘友！重色轻友！好啊你尔玉，我看错你了。」

宣珏也很快反应过来我俩对话何意，白皙的一张脸看不出异样，耳尖却是通红，出声阻止我俩螺旋式矛盾上升、已经开始互扒黑历史的对话：「.....那个，两位，秋猎已经开始了，抓紧时间罢。」

那场秋猎，他们二人都明显放了水，最后获胜的竟然是我。

我对半死的猎物不大感兴趣，盯着宣珏怀中雪白的兔儿出神，想不出借口要来。

他射中那只白兔时也避开要害，能养活，见我馋，干脆送了我，留我一直养在宫中。

取了个完全相反的名儿，叫「小黑」。

6、

翌日，我醒来时，宣珏已不在身侧。

全身酸软无力，我唤人梳洗，宫婢们觑着我脸色道：「陛下早朝去了，还吩咐去把娘娘的兔子送进宫。」

我「哦」了声。

心想：「估摸着小黑不在了。」

又暗暗疼痛不已的额角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昨晚提了一嘴小黑，后半夜做了一宿的少年旧梦，梦里有那场秋猎，有江南夜雨的灯，也有宣珏远远跪在军机处内，我只能看到一个背影的深冷雪夜。

头痛欲裂。

宣珏在玉锦宫歇了一夜的消息传了出去。

于是宫闱上下都明白了，我这位「前朝公主」，还得着盛宠呢。

明嘲暗讽都消失了。

中午时，宣珏脸色微沉地走了进来，提着个笼子，里面是只白白的小兔，嫩红耳朵灵动转着，一看就不是小黑那只老得都懒得动弹的兔子。

宣珏道：「小黑可能跑了，没找到，补你只新的。」

意料之中。

被软禁在公主府的半个月，宣珏正忙，贴身伺候我的那几个宫婢，是宣珏让属下找的。

不懂为人处事，白眼都快翻上天。对我也糟糕透顶，根本使唤不动。

我只能亲自去给小黑喂食，她们问的时候，我状若得意洋洋地说：「这可是父皇赐给我的，可贵了，你们连它一根毛都比不上呢。」

反正就是没提到宣珏一个字。

等我走后，这几个心胸狭窄的女人，难保不会对小黑下手。

果然啊.....

宣珏肯定也气坏了吧？

毕竟，那只兔子啊，他可也没少经手养，感情不浅。

我没搭理宣珏，像是失落般低下头，然后打开笼子抱起那只新的小兔子，微不可闻地通过它，对小黑说道：「.....抱歉。」

7、

新来的兔子我懒得取名，图简单唤了「小白」。

小白比小黑活泼，整日围着我跳。

至于那几个女人，听说死得很惨——被活生生剥了皮。

我听闻后有些恍惚。

即便宣珏还是温柔笑着，但曾经那个温如春风的少年，当真消失了。

很快到了年中，宣珏要封后的消息传来。

是陈太师的女儿陈墨。

我曾在宫宴上见过她几次，容貌不算绝美，但清丽脱俗，落落大方，是个再知书达理不过的个姑娘。

只比我小三岁，似是许过几次人家，但最后婚事都告吹。我还疑惑这姑娘姻缘也忒坎坷，直到去年某次赏花会上，我才知晓她一直心仪宣珏，硬是拖着没嫁人。

说来，就宣珏那副皮囊，一眼就能勾人魂。难有女子不心动吧？

封后大婚那日，婢女要为我打扮。兰灵给我盘发选簪，挑衣定服，我兴致乏乏：「随意即可。」

百官皆庆，百乐齐鸣，红艳艳金灿灿，华贵滔天。父皇当年迎娶母后时，估摸都没这么大阵仗。

我随众跪拜，隐没在人群里，倒也安稳妥当，宣珏都没发现我。

直到群臣献礼，我也要坐到高台侧位，宣珏才见到我。

他明显愣了下，转而挑眉道：「不是说让尔玉留在殿里休息吗？」

问的是我的婢女。

他问得轻飘温和，婢女们却都面露惶然之色。

「出来解解乏。」我道，径直坐下，「她们劝不住我。」

宣珏倒是没再说什么，陈墨欲言又止，终于还是在宣珏身边坐下。

群臣贺礼也不过是那些，珠宝字画，附庸风雅。我什么奇珍异宝没见过，简直要打瞌睡，直到我听到「镇关大将军贺——」

我瞬间清醒。

戚文澜那倒霉玩意竟敢送贺礼？！

宣珏也向我看来，正好对上我刷得一下睁开的眼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总觉得他见我来了精神后，眉心微不可查皱了一下，下颚微收，是个不快的表情。

前来送贺的是戚文澜亲兵，他单膝跪地，拱手道：「将军命我送来贺礼。」

然后摁开扣锁打开箱盒。

只见那木色纯柔的长盒里，铺着殷红绸锦，但内里盛放的，竟然是两颗圆滚滚的人头！

都是威武大汉，髯发硬须，怒目圆睁，瞪得铜铃似的，又是放在血泊般的红绸里——一眼看上去，视觉效果惊悚吓人。

陈墨首当其冲，那盒子就是正面对她的，她吓得大叫一声，从位上跌落，尖叫着扑进宣珏怀里。

我没忍住轻笑出声，就听到亲兵一板一眼地道：「此乃吐蕃大王子和二王子首级，十天前刚斩获。吐蕃实力大损，近期不敢进犯。将军说，以此贺新婚大喜，山河康健！」

不愧是你啊戚文澜。

瞧瞧这话说的，宣珏也不能怎么着不是。

但新婚见血，可不是什么吉利事儿。

至少，陈墨已是面色惨白，仪态皆失。

这时，宣珏又看向了我。

我倒是对这血腥场景没太大反应了，冷眼旁观，没搭理他一扫而过的视线。

「戚将军有心。想必年末进京述职时，更有大捷消息，朕很期待。」宣珏温声道，「拿下去吧。」

我眯了眯眼。

将领每逢年末，必要进京述职，以防叛乱和不臣之心。戚文澜若是回了，恐有不测，毕竟京城目前在宣珏全然掌控之下，不是边塞那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；若是不回，更是有叛乱帽子扣上。

不好办。

我敢肯定宣珏舍不得杀我，但我不确定.....

他会不会动戚文澜。

8、

婚宴结束，我回玉锦宫。

路上，我仍在思索，走得缓慢。

戚太妃和父皇感情笃睦，父皇死时服毒殉了葬。戚文澜是晚来子，父母也寿终正寝。所以他是个实打实的光杆司令。

一人在外，无全家挂心——这也是他为何敢和宣珏拍板挑衅的原因。

但这是极限了。

戚文澜手上兵不多不少，恰十万。

十万兵马，不够他攻打回来；而宣珏目前根基不稳，也不敢立刻对戚文澜下手。

僵局。

不过……等宣珏排除异己，彻底稳固朝堂之后，就不好说了。

论武论骑射，这俩人不相上下；论诗词歌赋、朝堂翻云覆雨，戚文澜那个驴脑子根本比不过宣珏。

因为挂忧，等快到玉锦宫时，我才发现，陈墨在宫女的簇拥下立在门前，显然在等我。

我没精力应付，打算忽视而过，就听到陈墨背后宫女喝道：「大胆，见到娘娘还不行礼？」

我脚步顿住，缓缓扭头笑道：「陈小姐，一年未见。恭贺如愿以偿。老太师护犊情深，不惜毁一世英名，尔玉佩服。」

陈太师，是三朝阁老，皇兄的启蒙西席。是皇兄再信任不过的人。若非他里应外合，宣珏不会如此简单就能得手。

陈墨脸上温婉的笑容僵了僵，然后才点头道：「多谢姐姐祝福了。本宫是见姐姐今日神思不定，想来探望一二。」

「看完了？」我侧头示意，「可以走了。」

「那本宫先离开了。今夜我侍奉陛下，若姐姐不适，也可以多休息休息。」她微微一笑，似是拾得点胜利者的得色，缓步离开。

我却是目带怜悯地看她离开。

兰灵注意到我的神色，疑惑：「.....娘娘？」

宫灯在夜色下摇曳，晃出暧昧昏黄的圈，我道：「你信不信，她会等个一场空？只是可惜陈太师，太宠这个女儿了。」

我边说着边大步走进玉锦宫，一滴泪从眼角滑落。

我无法抑制地想起父皇。

他也是太宠我了。

不惜留下宣珏这个祸根。

当晚，宣珏留在太极殿歇了一晚。说是处理政事。不过明眼的也都明白，新皇后注定是个摆设身份。

我对露出讶然之色的兰灵道：「正常。宣珏这个人啊.....我该感谢他没让我成为众矢之的。」

他要是这个当口来我这里待一晚上，我得被陈墨恨死。

兰灵不知如何接话，只支吾道：「.....陛下对娘娘情深，自然不会让娘娘为.....」她这句「不会让我为难」的奉承话还没说出口，就想起来宣珏这位置怎么来的，瞬间禁口。

我摆摆手，让她下去。兰灵惶恐着后退离开了。

9、

八九年前，很久远的曾经了。那时宣珏温润如玉，做事体贴有礼，确实不会让我为难。

那年我刚满十六，觉得宫里头实在闷得慌，就想找个由头出宫。

母后在我十二岁那年病逝后，没人管得了我。父皇和兄长们又宠我，左思右想，让戚文澜做了这个保护我安全的苦力。

戚文澜哭着一张脸：「臣遵旨。」

接下了这万一我出事就得杀头的苦差事。

我哈哈大笑，快马加鞭南下江南。

京城太闷了，我儿幼时随母后回乡省亲时去过一趟，做梦想再去江南一玩。

戚文澜和一众侍卫，只得甩着马鞭在后面追。

戚文澜吼道：「谢重姒！你给我跑慢点！！！老子的马没你那西域汗血好，他娘的跑不动！」

我勒马减缓速度，戚文澜终于赶了上来，英俊的一张脸上尽是汗。他一擦汗，喘着气道：「祖宗，真是来陪你受罪的。」

「江南可好玩儿了。」我拿鞭子指指他，「等你到江南，就不这么说了。」

戚文澜：「.....我信你个邪。」

我们一众人就这么插科打诨来到江南。正值烟雨朦胧，水乡雅致极了。

戚文澜这个隔三差五就被家里人丢去北境边疆历练的可怜小孩，明显看傻了眼。他或许没想到，论繁华温柔乡，京城都比不上江南。

我公子打扮，和他逛了不少酒楼歌舫。

一个月后某天，我带他去租画舫，打算来个泛舟江渚之上。却在租画舫的时候，听说只剩一艘空置，昨日已被个公子订下了。

我有些不快，便问：「三倍价也不行吗？」

「这位公子.....」主事人为难。

「五倍。」

戚文澜看我和地主家傻儿子一样抬价，无语捂脸，道：「实在不行明儿再来呗，又不急着去哪。哎你银子带够了吗？！」他眼疾手快阻止想要抬价到十倍的我。

我是在这时，第二次见到宣珏。

他一袭白衫，广袖如雪，背负木琴，将一块信物样的木牌递给管事，准备登舫。却似乎因为听到熟悉的声音，转头望来，有几分不确定：「……文澜兄？」

戚文澜：「？」

戚文澜：「宣离玉？你怎么在这？！等下，这画舫你租的？」

宣珏迟疑：「……是我。」

戚文澜大舒口气，揽住我肩膀道：「哎哎谢冤大头，别犯傻了。正主在那呢，直接问他能不能蹭蹭船就好了。」

宣珏这才注意到一旁男子打扮的我，微微一愣，想要行礼，又似是知道我不想暴露身份，只恭敬地颌首致礼道：「尔玉公子。若二位想要登舫，直接上来就是，珏荣幸至极。」

于是我俩就这么白嫖了一次画舫。

戚文澜再次问宣珏怎么来江南了。

他坐在小茶几后，边抚琴边道：「家父让我来江南置办一些地产店铺。」

「哟，给你开小金库啦？」戚文澜会意，「留着娶媳妇的？」

一般世家弟子，到一定岁数，家里会让他们置办自己的财产，算作个人所有。

宣珏耳尖有些泛红，脸上神色倒是如常，道：「让我学着打理。还有给世叔送一封信。」

「给苏州刺史么？」戚文澜了然。

苏州刺史和宣家交好，素来有联姻。

「嗯对。」宣珏点头。

我在一旁听着他们闲聊，注意力却放在宣珏不断不错的琴音上——我颇有些好奇，他是怎么能做到一心二用。

于是便问了：「离玉谖，你怎么做到和戚文澜这厮聊天，还能照抚琴不误的呀？」

宣珏指尖一顿，琴音断了一瞬，他微愣，而后才道：「没，这不还是断了吗？」

我盘腿而坐，手肘杵着膝盖，捧着脸看着他，嘟囔道：「被我打扰的。行啦，不吵你俩谈天说地了，我先睡一觉，月上柳梢时再叫我。」

本就是来看月夜的，今日十六月圆，否则我也不至于这么心急火燎地租画舫。

不过我闭眼而寐后，他俩就禁声未再说话了，只听到泠泠琴音，清丽醇厚。

再醒来时，已是半夜，我身上盖着块舫上的毯子。

画舫内有些暗，桌上点了盏琉璃灯，莲花瓣的，分外好看。

琴音也没了，这俩人也不知道哪去了，我正纳闷，就看到宣珏掀开内阁的帷幕，见我醒了，愣了下，又笑道：「殿下醒了？和文澜将船行至江中，又温好了酒，正准备唤你。」

我懒散地舒展胳膊，同宣珏走出内阁，来到船板上，就见到浩瀚夜色，星辰点缀，一轮圆月从江上兴起，满眼银色，水幕无边。

就连小木几都搬了出来，一坛酒，一壶茶，几盘糕点，风韵俱佳。

我靠在小木几上，微微侧腰，以掌触水面，对戚文澜道：「不错啊，兄弟脑子开窍了？在这江南之地泡了一个月，终于知道怎么享受了？」

戚文澜翻了个白眼：「离玉建议的。」

我了然拍了拍他的肩：「哦，就知道不是你。」

戚文澜：「……」

宣珏将那琉璃盏放在桌面上，我们三个就着这天地山河、月夜江湖下菜，笑哈哈地度过一夜，直到天色大白时，船缓缓靠岸，宣珏才整理了并无不妥、依旧一丝不苟的衣物，对我二人告辞：「今日约了去世叔家拜访，午时要到。二位还可再泛舟游玩，恕珏先告辞了。」

等宣珏走后，我才愣愣地问戚文澜：「啊？他今天有事？还陪我们熬一宿啊？」

戚文澜打了个哈欠：「他那人就那样。爹是御史中丞，教儿子自然是要求他举止言行不得出点儿差错呗。」

我打着哈欠嘟囔道：「宣亭那老头啊，我一听他念叨就困。宣珏真惨。走吧走吧，回客栈休息了，好冷，昨儿衣物没加够。」

可能是因为穿少了衣，又在江上吹了一晚的风，我隔日就发起热来。

小雨淅沥，秋风瑟瑟，风寒瞬间就能严重起来。

戚文澜急成热锅上的蚂蚁，替我找了好几个郎中都没治好我，最后还是一拍脑门找来宣珏一起想法子。

迷迷糊糊里有人给我探脉，衣襟沾着檀香清味，他说道：「附近有温泉，带殿下去泡泡吧，受了风寒，得出出热。可有宫女？」

「.....这骑马出行，谁带娇滴滴的宫娥来。」戚文澜理直气壮，「你等我先找几个婢女哈。」

宣珏：「.....」

他二人大眼瞪小眼，或许是觉得这大晚上，在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去找个信得过的婢女，不大现实，最终还是宣珏道：「前

几日听到消息，三皇子殿下好像也在苏州，等我去看看他是否带了宫婢。」

最终，从三哥那里找来四个宫女，伺候我泡了温泉。

泡完温泉，我躺在温泉旁的小舍内，出了一身汗。

外面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江南夜雨，烛火瞳瞳。

这俩忙了一夜的在旁打着盹。我半夜醒来时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靠在旁的宣珏，火光给他打上朦胧一层暖色，侧脸轮廓如玉雕刻。

至于戚文澜那厮，抱着剑在门口守着，也靠着门槛小憩。

我沉默半晌，无声地对这俩忙前忙后的人道：「多谢。」

小雨连绵，灯火摇曳。夜雨里，我又沉沉睡去，一夜好梦。

10、

这恍然的少年一梦，让我有些分不清今夕何夕。

等兰灵端着盥洗盘来伺候我洗漱时，我才回过神来，喃喃问道：「何时了？」

「回娘娘，巳时了。」她说道。

「不，我是问，距离太元五年，有多久了？」

「.....太元五年？」她茫然重复，才道，「那是八年前了。」

「八年前啊。」我摇了摇头，看窗外夏末的枯荷，「日子过得真快。按照规矩，今儿是得去皇后宫里请安吧？」

「.....是，娘娘。」

我恹恹地道：「说我身体不适，告个假。」

「是。」

可是我不去就山，山非得来找我麻烦。

早膳还未用，就听到有宫女风风火火闯了进来，阴阳怪气地道：「玉贵妃好大的架子，皇后娘娘的第一次问安也不去。以后还不得压在皇后娘娘头上啦？」

我面无表情听完，慢条斯理地道：「只是压着多不好。踩上几脚才好呢。」

「你！」宫女被我怼地一哽。

我对兰灵道：「之前怎么说的？不长眼的直接给我拦在外头。我不想见。」

兰灵冷汗直冒，诺诺道：「是是是，奴婢看守不周，娘娘恕罪。」

陈墨的宫女被架了出去，我却烦躁至极。

这几个月的变动压力，再加上昨晚年少的梦，还有清早不长眼的货色挑衅，通通让我想要爆发。

桌上的食物味道更是让我恶心，我一掀桌，将早膳噼里啪啦扫了一地。

周围宫女太监面露惧色，跪倒在地，更是在我呕吐不止后，惶恐地喊道：「娘娘！」

「快！快去请太医！！！」

太医很快来了。

连带着，还有被惊动的宣珏。

宣珏指尖虚虚扫过我脉搏，微微皱眉，眼底却有惊色闪过。

他医术本就不差，按理即使我抽回手，他也能诊断出什么，没想到他让开身，对太医说：「替尔玉诊断一下。」

太医颤颤巍巍地替我把脉，良久，确定地不能再确定了，才扑通跪下，道：「恭喜陛下，恭喜娘娘，大喜呀。娘娘有孕了。」

满室的沉默和死寂。

太医也心惊胆颤，恐怕知道我和宣珏之间的一塌糊涂的乱局，实在不适合再添个孩子。

我曾经无比期待一个孩子的到来。

特别是在我那夜，和宣珏一块在大雪夜里受寒，极难受孕之后。

现在.....

罢了。

宣珏也抿唇，许久未开说话，良久才开口道：「太医先退下吧。所有人下去。」

等一室寂静，他才道：「留下么？」

我很想说「你觉得可能么」，但硬生生忍住。

这个孩子不能留。

但它.....有用。

宣珏等了一盏茶，都没等来我的回应，只道：「.....若是要打胎，尽早较好。拖久了，对谁都不好。」说完这句话，他默然离开，向来沉稳的脚步，竟有些虚乱。

我也掩面，深吸口气，然后才唤道：「兰灵，进来。」

等兰灵进来后，我灿然笑道：「陈小姐还不知道我有孕了吧？去，告诉她声。顺带告假，之后十个月，我可能都去请安不了啦。」

11、

陈墨应当不开心。

至少偶尔碰到她几次，她连敷衍我都不想敷衍，面无表情错肩而过。我也同样懒得应付她。

而且她怕我。

准确来说，怕我肚子里孩子出事，栽赃陷害到她。

不是个蠢的。但也不聪明。

我一个宫闱里出来的，要对付这种小丫头片子，杀人不见血的法子多的是。她还不配我拿孩子性命来换。

我得了一段时间的清静。

八月中秋时，我腹中的孩子差不多四个月。

正是不稳的日子。

我被养得娇贵，和以前被富贵堆砌出来的时候也不遑多让，山珍海味，绫罗绸缎。要是寻常妃子，估计早就感激涕零，恨不得昭告天下。

我不。

我让兰灵放出话说我不得圣宠，幽居玉锦宫——反正宣珏也对我避而不见，近两个月未来，也不知是在逃避什么。

而陈墨也有私心，不想让太多人知晓我有孕之事。因此这个消息，只在宫闱上下流传，竟也未传出这宫墙之外。

有孕无人知晓，不得宠的说法甚嚣尘上。

等八月中秋晚宴时，我盛装出席，酒酣正浓时，会不会有不长眼的臣子，冲撞我呢？

答案是会的。

万家的小儿子，万开骏。

你说这同样是老来子，戚文澜怎么就没被宠废，反而被塞北风沙磨砺出一身铜皮铁骨呢？

或许这就是武将和文臣的教养差别吧。

万开骏的父亲万守成，是内阁大学士，半朝座师，桃李天下，朝野上下名声颇佳。

可就是教不太好这个年逾六十才添的小儿子。

万开骏其人，有文思，能歌楼寻欢时，添淫词艳曲，甚至被广为流传，素有「怜香惜玉」这么个调侃的称号。但他也是个实打实的纨绔子弟，对美色全无抵抗。

我借着酒乏借口，在揽月池边独坐时，就见万开骏带着小厮兴冲冲地来到池边，准备摘支丹桂。然后见到了我。

甚至在兰灵喝道：「大胆，这是玉贵妃！」之后，也毫不在意地一笑：「啊，知道，就是那个过得挺惨的失宠公主嘛。盛装而扮，也没人赏欣，娘娘不觉得太孤冷可怜了么？」

我杵着下巴靠在亭中椅上，阴暗烛火里无声吐出几个字。

胆大包天的东西。

不过他显然没听到，反而想欺压上来，挣扎撕扯之间，我被他身上的酒气味熏得喘不过气来。

真恶心，我想。

于是干脆跳下池塘洗个干净。

恍惚间听到兰灵的尖叫：「救命——快来人啊！娘娘落水了！！！」

揽月池其实只是丛木掩印，胜在清静，但其实离宴席不远。

我依稀能感受到匆忙的脚步声，和宫人们乃至世家小姐们的惊呼，还有同样跳入水中，朝我靠来的身影。

是宣珏。

他身上那股檀香味在水里似乎都能闻到，给我渡了口气，再将我托出水面，在我耳边唤道：「重重？重重？！醒醒，不能睡……」

意识朦胧之前，我只有一个念头。

啊.....

很久很久未在听过，宣珏唤我「重重」了。

12、

我名「谢重姒」。

父皇未赐我封号之前，他和皇兄们总是唤我「重重」。

可是小孩子嘛，喜欢给人取诨名，一起在念堂启蒙的几个小萝卜头，有人非得叫我「毛毛虫」。

我大哭着找父皇诉委屈，他眉头一皱，就道：「那就早点给你取个封号，以后拿这个唤你。看谁还敢乱叫我家小殿下名儿。」

于是便得了「尔玉」这么个尊贵无比的封号。

可是父皇这个家伙，自己取得封号，自己不喜欢叫，还是一天到晚叫我「重重」。和我一母同胞的太子皇兄也是如此。

只有其余非嫡的哥哥们，和并不是特别熟识的亲信们，逐渐唤我「尔玉」——仿佛这是逐渐拉开嫡庶之分、君臣差位的一道裂隙。

久而久之，没人敢唤这个小名了，仿佛只有皇帝和太子，才有资格叫一般。

我醒来的时候，跪了一地太医。

他们惶恐不安，见我醒来，大喜地道：「娘娘醒啦！终于醒了！快去唤陛下下来！」

兰灵在一旁焦虑地守着我，也不由得松了口气：「.....太好了。」

又仿佛想到了什么，踌躇道：「娘娘.....那个.....」

我咳嗽了声：「嗯？」

「.....小殿下没了。」

意料之中。

「万家那个不长眼的东西呢？」

「.....在天牢里。」

我缓缓地闭了眼。

万家那老头子啊，忒自负，自负到妄想用文人的嘴皮子，明捧暗贬，抹杀皇家的名声。

他做的甚至有点成功。

书院里头，他的学生们，早年没对皇兄鸡蛋里挑骨头泼脏水。

我早就对皇兄说过，倚老卖老者要敲打敲打，皇兄只是叹气道：「难啊。再说，他们批评的，也不是不对。我以前年轻气

盛的时候，做事太狠，让他们多提提意见，警醒我下，都是好的。」

就这么一直把万老头留下了。

而宣珏，是他最得意的门生，是即使宣家倒台时，他也极力想要救下的学生。即便宣珏早年就同他政见不合。

我把难题放在宣珏面前，端看他如何取舍。

听到万开骏被打入大牢，我知道.....

宣珏是准备对万家下手了。

宣珏赶了过来，他许是刚下完朝，朝服未褪，玄黑的袞服让他气质沉凝了不少，眉骨罕见地萦上几丝阴郁，又转瞬消失。

他还是明润如风地笑了笑，淡声道：「尔玉，孩子不该被牵扯进来。」

「这不没了么。」我耸耸肩。

他沉默良久，才道：「如你所愿。」

也不知说的是孩子没了，还是说万家真的被开刀了。

宣珏还有事务处理，急着离开，走过殿廊时，我缓缓叹了口气。

「我曾张开长弓，降服烈马，蔑视暗地里翻云覆雨、手段阴私，也瞧不起后宫妃子们为了丁点儿荣宠和利益，泯灭人性。可是我竟这么做了。」我对宣珏笑道，笑得无所谓极了，「离玉啊离玉，我可算是明白，你当年的感受了。」

宣珏脚步一顿，回首望我。侧脸被殿外斜射的阳光晕染了层釉，长密的睫羽一颤。仿佛想说什么。

但终究没说什么。

第二天，我去天牢里「探望」一下万开骏。

他有些儿憔悴，恨恨地瞪我。

「让你当个明白鬼吧。」我怜悯地俯视他，「是春莺啼晓里头的姑娘，央求你采摘支宫中桂花的吧？」

他陡然睁大了眼，恍然大悟，紧咬的牙关不住哆嗦，从喉里挤出声来：「.....而宫里的桂花，尽在揽月池边。你.....你这个狠毒的妇人。」

我叹了口气，道：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小公子。毕竟无毒不丈夫呢。你父亲做的一些事，可不比我干净啊。」

万开骏震恨地盯着我，见我仍旧款款平静，他神色间已染上惊惧。然后才像忆起我昔日身份和事迹般，扑跌在地，嚎啕道：「殿下！尔玉公主！求你放我，饶我一命吧——算是我不开眼冲撞了你，是臣的错，求殿下饶命！！」

我定定地看了会儿，直到他逐渐绝望，突然问了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：「春莺啼晓的酒，味道还是那么好吗？」

「……」万开骏惊惶不定。

我却迈开步子走远了，只淡淡地道：「想必春酿秋醇，仍是一绝吧。」

13、

春莺啼晓是京中最大的酒楼歌坊，屹立百余年而生意兴隆。

里头的姑娘歌喉温软，不比江南水乡来的差。

我蛮喜欢这里，没少和来喝酒吃肉，顺带看看漂亮的姑娘们。

那次是太元六年，我和戚文澜从江南游历后，回来没几天。

戚文澜蔫头耷脑的来找我。我问他咋了，他愤愤而道：「他娘的还不是因为你！我被我爹揍了一顿，说『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让尔玉殿下受寒』！」

我「哦」了声，十分损友地道：「你好惨。我爹给了我点布纺料子，让我自个儿再做几套暖和点的衣服，防止秋寒再冷着了。」

戚文澜：「……………」

两相对比造成的惨烈差异，让他差点没和我干架。

为了防止戚兄真和我打起来，我带他去了春莺啼晓，然后拍拍他的肩，怜悯地道：「补偿你的。怎么样，不比江南差吧？」

「哎呀，咱这，可比江南那烟花地儿清雅多啦。」琵琶在怀的秋波姑娘笑咪咪地道，一曲小调如珠玉落盘。

戚文澜和我凭栏而坐。他这个京城里出生的少爷，过得可当真是苦日子，像是惊呆了般，，不住点头，对秋波姑娘道：「是是是，对对对。你说对吧尔玉？」

瞧着颇像地主家的傻儿子。

我乐了，正准备拍拍他肩膀调侃一两句，突然神色一凝。

戚文澜见我没搭理他，反而忽然出神地望着栏外朱雀大道，便问：「怎了？」

我指尖随着乐音声，有一搭没一搭点着栏木。

.....我看到了宣珏。

他今儿未穿白衣，而是寻常学子惯着的青袍，皂带束发，飘带随风，身姿笔挺，怀中抱着三四卷画轴，也不知要去哪里。但他脚步悠闲惬意，似是心情不错。

见我未说话，戚文澜也凑来顺着我的视线望去，了然道：「离玉啊。他先我们一步回京了，这段时日在忙来年春闱。他手里端的啥，书册吗？」

我道：「画。」

「嗯？」戚文澜来了精神，「快快快，把他叫上来。这小子丹青不错，能白嫖一顿就别客气！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我突然道：「文澜兄啊，你说，如果我让宣珏给我当驸马，他会不会同意？」

「？」戚文澜迷茫道，「啊？」

「我追他，能追到吗？」我歪了歪脑袋，「哎不管啦！」

说着，我折下阁楼那株价值千金的牡丹，然后向下掷去。

雪白大瓣的千叠牡丹不偏不倚，恰好落入宣珏怀中，轻柔地砸在那几卷画轴之上。

宣珏有些讶然地停住脚步，然后向上望来，和我目光相撞。

我对他灿然一笑，托着下巴，招手道：「上来坐坐？」

宣珏愣了愣，然后捻着牡丹花，点了点头，迈步朝这边走来。

见宣珏当真应了我的邀约，走进春莺啼晓，戚文澜在一旁大骇，话都说不顺：「……你、你真的……？」

我坦然：「嗯。」

趁着宣珏上楼，戚文澜狠狠深呼吸了几口，才缓过来，然后果断道：「宣珏他君子心性，可不适合陪你在皇家泥潭里，搅弄

风云。何况，他不喜欢你这款，绝对。我拿我和他十年的交情打包票。」

「.....」，我也愁，「那你说谁合适呀？」

戚文澜拍拍胸：「我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

我：「滚吧你。你就是个拖后腿的。」

戚文澜摁住我道：「你别招惹他，真的。尔玉，你是不是一时兴起，想玩玩？」

「没有。」我没想到戚文澜这么想我，皱眉，「你看我以前玩过？」

戚文澜彻底被问住，隔了半晌才喃喃道：「我的亲娘嘞.....」

等宣珏终于上来，戚文澜已是稳住心态，十分哥俩好地一揽他肩膀，道：「喝酒么，这边的秋酿刚上，一盖难求。」

宣珏无奈笑笑：「不了。」将卷轴放在一旁桌上。

但奈何戚文澜非得灌他，宣珏还是饮了一两杯，状似无意地道：「殿下和文澜经常来这儿么？」

「啊不。」我挑了挑下巴，「看这家伙被他爹打得太惨，犒劳他的。」

戚文澜：「……」

戚文澜怕我再揭他老底，双手投降，同时扯开话题：「来来来，离玉啊，你不是画技不错么，赏个脸，送我副画呗。」

宣珏：「可。」他和戚文澜显然关系很好，当真摊开一副崭新的画轴，问他想要什么。

戚文澜：「随便你。」

或许是知道戚文澜这厮不靠谱，他又将视线转向我。

「画花吧。」我一直悄悄盯着宣珏侧脸看，脱口而出。然后才发现我也说了句不靠谱的话。

三个人视线，不约而同地落到那株被我摧残的牡丹上。

三人：「……………」

我咳了声：「实在不行，别的也都可以。」

宣珏却笑出声，温和地道：「那就画牡丹花吧。」

说着，当真勾线着色，画起牡丹来。

宣珏下笔婉若游龙，白纸上葱茏木叶、娇艳牡丹，栩栩如生。

戚文澜在一旁等得不耐烦，听姑娘们的小曲听得也昏昏欲睡，干脆手痒地去看宣珏其余几个已用的画轴。

「.....别碰。」宣珏来不及阻止，就被戚文澜刷得一下打开画轴。

画轴落在地上，咕噜滚了一地。

我的角度只能隐约看到红棕配色，看不清画上是何，便问：
「画了什么呀？」

戚文澜想捞画没捞到，手臂僵在半空，特别是在看到画卷内容后，脸色惊疑不定地看了看宣珏，又看了看我，唇张了又闭，把脱口而出的话憋了回去，半晌才道：「没什么。」

宣珏也对我的问题避而不谈，只道：「帮我卷起来吧，文澜兄，劳驾。」

戚文澜只得沉着脸，半蹲下来，将画轴卷好，直到宣珏将那副《牡丹图》留下，告辞离开，都未再说一句话。

我好奇心大发，又问：「他卷轴上到底画了什么？那么紧张？」

戚文澜瞥了我眼，凉凉地道：「一只狗。」

我：「。」

我自然知道被宝贝抱着的画卷，不可能画只狗。

但宣珏不想别人看到，我也不好刨根问底。只将《牡丹图》收起，然后摆手，示意戚文澜哪里凉快滚哪里去。

那日惠风和畅，天朗气清，云卷云舒，万物可爱。

春莺啼晓外，乌云就在不远方。

14、

春莺啼晓那一声娇笑，让万开骏丢了性命。

万家也倒台得快，轰轰烈烈，坍塌成灰。

文人的嘴是杀人不见血的利刃，万阁老能用，我同样能用。

无非就是三寸不烂之舌，颠倒黑白——况且，这场舆论里，万开骏不可能占上风。

一个孩子、女子清誉、我亡国的身份，民众会可怜谁，愤恨谁呢？

甚至有百姓抗议，说宣珏不配坐这皇位。

吵吵嚷嚷下半年，一出闹剧。

宣珏倒也不急，有条不紊地布局，推行政令，选拔官员，事情做得稳当完美。久而久之，朝野风声皆过。

快腊月时，陈墨又在找我闹过一次，她咬牙切齿至极：「你给陛下灌了什么迷魂药，他……」

她难以启齿般道：「他就没在我宫里歇过一晚！」

我坐在榻上，悠悠睁开眼，然后道：「兰灵，搬块镜子，给陈小姐照照。」

陈墨愣了一下，将兰灵端来的铜镜拍落在地，怒道：「你干什么？！」

我闭眸道：「多丑。让你看看你自个儿。」

「你——」陈墨怒极而吼。

我只道：「昔日春宴，陈小姐抚琴，一曲《凤求凰》技艺绝佳。父皇指着你训我，『看看人家』。求不得，放手便是。你本就极好，没必要为了另一人，面目全非。何必呢？」

陈墨颤抖着道：「你懂什么、你.....你懂什么？」

「好自为之。」我没睁开眼，感受爬上我眼角的阳光，「兰灵，送客。」

陈墨浑浑噩噩地离开了。之后深居简出，再没找过我麻烦。

而年节，很快就来了。

我既担心戚文澜回京，又担心他不回京，等听闻「镇关大将军」不日归来时，我的心还是揪了一揪。特别是等到戚文澜入宫述职时，我只祈祷这蠢货，留了后手。

否则宣珏把他一关，造反罪名往西北十万军士上一扣，谁都救不了他。

我在玉锦宫焦躁不安，直接推门而出，想要去太极殿一瞧究竟。

就被兰灵拦住，她惶恐地跪地道：「娘娘留步！陛下说，这段时日娘娘最好是在宫内，不要外出。」她将头磕得砰砰响，「求您可怜可怜奴婢吧！否则怪罪下来.....」

「兰灵，你在拿你的命威胁我么？」我笑了，「你又不是我的亲信，哪来的自信呢？」

她可是宣珏替我选的婢女啊。

她凄凄地哀望我，我甩袖回殿：「罢了。所有人都别来打搅我！」

没人敢来触我霉头。

我三下两下将繁琐的衣物拆除，换了简单的短打，翻窗落地后，再翻墙而过，来到太极殿——我从小在宫内长大，对这里再熟悉不过。

避开侍卫，能隐约听到太极殿里传来的争吵，戚文澜怒吼道：「宣离玉，你个疯子！你做事做得这么绝，你让尔玉她怎么办？啊？！」

里头有些乱，可能是戚文澜拿东西砸伤了宣珏，宫人们急切声音不断。

宣珏喘了口气，然后冷漠地道：「那你让我怎么办呢？千余日月，寤寐难眠，闭上眼都是他们临死的惨状——你告诉我，我

该如何处之呢？」

戚文澜没了话声，良久才涩涩地道：「放过自己吧.....让我带尔玉走吧。」

宣珏冷然道：「戚文澜，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」

「那就杀啊？！」戚文澜气极而笑，嘲讽地道，「你早就有过这种想法吧？你嫉妒我。」

「是啊。」宣珏缓缓而道，「特别是那段时日，你总是在我耳边提她小时候。我嫉妒得发狂呢。」

宫人们不再敢开口劝一句，也不敢开口，都在听了一耳朵宫闱秘辛后，瑟瑟发抖，不知能否活下来。

两人都喘着粗气，像是互斗的狮子。

良久，宣珏才道：「滚回塞北去。你以为留副将待命，以边关威胁我就动不了你了？田阳四十万军队就在疆漠，离塞北不过两天马程，想要试试么？」

戚文澜估计是踹了御桌一脚，噼里啪啦的笔架碎了一地的声儿，他向门外走去，撂下一句话：「宣珏，他娘的别忘了老子当初是怎么去守边塞的！！！」

我在太极殿外的老槐树下，久久站立。数十年光阴如婆娑树影，摇曳来去，切割成斑驳碎屑。

抓不住。

是啊.....

戚文澜当初怎么去守边塞的？

因为劫狱。父皇震怒。

戚老将军大惊之下，打了他百余板子，把他丢到边塞赎罪。说边关一日不定，犬子一日不得归京，还望陛下恕罪。

而戚文澜为什么劫狱？

因为宣珏。

而宣珏.....

15、

而宣珏为何入狱，因为我的皇兄。

宣家被审的消息突如其来。

那是个冬日的夜，我正准备明日清谈会的衣着打扮，想怎么穿，能够让宣珏眼前一亮。又在想之前没参加过清谈会，要不要提前准备几首诗词，应付一下。

就是那时，我得知了这个消息——我有让手下人密切关注着宣家。

我停下挑选簪子的手，愣了半晌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皇兄。他已入朝堂历练，前朝的事比我了解。

我踹开他们就问道：「哥，宣家怎么回事？」

他似正在和几个谋士秉烛夜谈，谋士们纷纷见礼，皇兄让他们下去后，又对我皱眉道：「冒冒失失的。晚上冷，穿件单衣到处跑个什么？小青，拿件大氅来给重重披上。」

小青是个做事磨蹭的宫女。等她拿到衣服给我，半柱香就没了。

我不耐烦地直接从皇兄殿内木架上，顺了件他的大氅，直接盖在身上，一拍桌子道：「到底怎么回事？宣亭终于因为那张嘴，要被父皇削了？」

「.....」皇兄狐疑地眯了眯眼，「你怎么这么关心宣家？宣亭和苏州刺史齐漓等人密谋，要跟着老三谋反，正被查。」

我大惊之下，衣袖将桌上杯盏碰落，瓷器碎裂声里，我喃喃地道：「.....那宣珏怎么办？」

「嗯？你说谁？」皇兄没听清，凑上来听，眉头一皱，「宣家那个小子？你同他关系很好么？」

「我.....」我啪嗒一声坐在桌前，捂脸道，「我喜欢他啊皇兄.....所以，你一五一十告诉我，这件事，你掺和了吗？」

皇兄当然掺和了。

他不仅掺和了，还一手筹划。就连宣珏当初一人独下江南，替父亲送给苏州刺史齐孟的信，都是他斟酌了言辞，然后命人仿照笔记写就，再替换的。

「哥，算我求你，去和父皇说清楚。他那么宠着我们，不会责罚的，好吗？」我扯了扯皇兄的袖子。

皇兄讷讷地道：「没用。这件事，父皇知道，默许的。他早就想要除黄家了。」

三哥的外戚黄氏，在朝堂上左右逢源，假借从龙之功，向来不太把父皇放在眼里。

据说，当年母后身亡，同黄氏一族都脱不开关系。

「那你让我怎么办啊……」我愣愣地道。

见我神色不对劲，皇兄也慌了：「重重，你先别哭。我们再想法子……我我我不知道你看上那小子了啊！否则我不会走这条路啊！我……你等我想想。」

他来回踱步，有些烦躁地扭头：「不是，重重，你喜欢他什么？那张脸？那留着便是！」

我愣住。

「养个闲人废物，皇家还是能留着养的——」

我打断他：「我喜欢他的干净，温润，明和。哥，做不到的。更别提，以父皇的脾性，可能根本就不会留这么一个……祸患。」

父皇为人狠辣。

不出半月的三司会审，就定下以黄家为首的「叛党」们的结局，其中包括宣家——全数抄斩。

我求了他，他当即沉脸拒绝，最后干脆那段时间不见我。

戚文澜也和我一般急。即使这段时间，他好像和宣珏有什么过节般，总是不太讲话，对话也都有点带刺。

行刑头日，他实在等不下去，一抄长剑，牵着马道：「我去看看，明日这个时候，再没点法子，他们就得人头落地了！」

戚文澜够狠够冲动，直接劫狱，把宣珏给拎了出来。然后对他吼道：「直接面圣啊！这里头罪名漏洞那么大，我一个半文盲都看出来不对劲，你去和圣上说清楚！！！」

可是没用的。

我的离玉，是个多么骄傲的人啊。

那晚大雪夜，他跪在军机处，俯首不起，北风呼啸里，听父皇和群臣，听完他的详述，再一言一语，一字一句，第二次定下他们宣家没有改变的未来。

他从刚开始期盼能保住宣家，到之后留下父母，再到最后心如死灰。

我也要在军机处外跪下。

蒋公公忙拉住我，惊慌道：「哎呀殿下，你这是干甚！这不是要奴才的脑袋吗？您可行行好，快回宫去吧！别馋和这件事儿

啦。」他压低声：「皇上这几日为了这宣齐两家，烦躁得很呢！」

我对他道：「去给宣珏撑伞！愣着干什么，去——！再管本宫，打断你的腿！」

蒋公公「哎」了声，跺跺脚，终于还是去给宣珏撑伞。

而灯火灭去，群臣退散，父皇冷淡坐于高位，俯视而道：「别想了，宣珏，朕和你挑明，宣家不可能留。若非重重邪怔般看上了你，你今儿已人头落地。赏你一条命，给重重解解闷吧，省得她以后怨朕。」

我也拼尽了全力。

我也只能让父皇.....放过宣珏一人。

等踉跄着走出军机处，立刻有一拥而上的宫人来搀住我，而宣珏只孤身一人，向外走去。

我挣开搀扶的亲信，追着宣珏道：「离玉！你等等我！离玉！！」

他这才回魂般，惨白一张脸，睫毛上有冰玉簌落，道：「.....多谢殿下。」

我还想追，却被父皇唤住，他脸色不好，但还是尽量缓和了语气：「重重，宣珏不是什么能轻易掌握的人。提醒你一句，别养虎为患。」

16、

我知道父皇是真心待我的。

之后一段时日，我口味不好，父皇状似无意地道：「重重养的那几只鹰现在怎样了？」

我少年时，极爱熬鹰驯马，养了三只鹰两匹马，都养在京郊牧场。不过近几年，我愈发少去了。

我道：「许久没去守拙园了。不太清楚。」

父皇也只是借此引出话题，又道：「有时间去瞧瞧。这养人啊，也得像对鹰和马一样，要熬要驯。不乖，给上几鞭子，是第一层。剥其倚靠，断其水食，过上几日再救济施舍，让其依赖服从，这是第二层。久之，他们的情绪起伏，都全然依附于你了，这是第三层。」

我停下拿桂花糕的手，半晌才道：「父皇怎么突然说这些了？」

「……」父皇叹了口气，用他那宽厚的手掌，摸了摸我的头，「朕的重重啊，要开心快乐。父母之心，只希望自己的孩子，能平安顺遂，得偿所愿。」

父皇帝王心术，传授给我，是我的福气。可我不想学。

这个时候，宣珏还未知真相，至少不知是皇兄下的手。

我二人成婚，他赋闲在府，也再未问过一句朝政。仿佛那年秋，兴冲冲准备来年春考的，不是他。

而我也没问过，那年深冬，从军机处回宣府，路过行刑菜市口，和血染白雪的街道，他是怎么熬过那千百来步的。

戚文澜被他爹狠狠揍了一顿，伤势不轻，哼唧着磨蹭，不想去边塞。然后离别时，来看了宣珏一次，只说：「你欠我个人情吧？」又看了我眼，继续对宣珏挑眉，「哦，不止一个人情。」

宣珏只是淡淡地笑道：「铭记在心。」

我将皇兄所有的手段痕迹都隐瞒磨除。

我本来想把这件事，瞒一辈子的。

可是，宣珏还是知道了。

那夜，他月下独酌，青衣落了皎然但隐约不清的月光，见我在他旁边，便道：「重重，来喝一杯么？」

我见天色并不好，笑道：「乌云来啦，快要下雨了，先让人把东西搬回去吧。明儿再来。」

宣珏却给我斟好了酒，语气轻柔，问了个问题：「重重，你爱我么？」

我脚步一顿，察觉到这个问题，或者说宣珏语气不对劲，却喝下那杯酒，仍道：「怎么突然问这么啦？当然爱啦。」说着，

我俯下身，吻了吻他的额头。

宣珏突然看入我的眼，道：「若你不爱我，那宣家倒台，你会觉得也不过如此吗？你会觉得，这全家上下一百三十二口人命，也不过是铲除异己的筹码，冤枉了，错怪了，都无妨。只要三皇子能铲除，只要大皇子能登基，就行了，是这样吗？」

他那双眼明丽至极，我向来醉心喜欢，甚至第一眼见到他，心弦一动，也是因为这双浸染了星辰月夜的眸。

可我能从他眸中，看到有些不可置信的我自己。

我很想骗他，但这个答案对我来说.....是这样的。

皇家的心意，少而珍重。比如父皇对母后、对母后所生的我和兄长，比如我对宣珏。

除此之外，都是陌生人，都是.....棋子。

宣珏窥我神色，就知道我想说什么，打断道：「罢了，我知道了。」他紧握杯子的手握紧又放下，起身，仿佛在压抑语气，道：「.....那熬鹰驯马呢？你是这么想的吗？」

宣珏站在庭院里，回首问我，眼底有少见的哀伤。

「我没有！」我下意识反驳。

天空轰雷落下，紫电青光，照得我俩影子一闪而过，交错重叠。

我却背后一凉。

他竟然知道父皇在皇宫里随口对我说的话——宣珏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

我问了出口。

他也只是叹着气回我：「.....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我也不知.....我该干什么啊重重。」

那一瞬间，我头皮发麻。

我太清楚宣珏的手段和能力了。他若真想做什么.....没人能阻止，除非他死。

雷声巨震，我将他摁在地，颤抖的指尖从他侧脸划过下颚。

「我该杀了你的！宣珏，我该杀了你的！」我掐着他的脖子，泪水却滚出眼眶。瓢泼大雨倾盆而下，我已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。满脸都是水。

宣珏神色逐渐迷离，意识模糊，却还是吃力地抬起手，摸了摸我的头，道：「那就杀了。没事的。帝王家无情点更好。更何况，重重，你杀了我，我也能轻松些.....活着太累了啊。」

可我还是下不了手。

我愤恨收手，身上衣襟被雨水淋得沉重。待我挣扎着起来，头晕目眩，踉跄地跌倒，被他接住。

神志昏迷前，只听到宣珏温柔的声音，他吻过我的耳垂，在我耳畔道：「重重，你的确该……杀了我的。」

宣珏那杯酒有问题。

至少翌日起来时，我头痛欲裂，完全忘了头晚发生何事。之后许久，才慢慢记起。

那时我只是觉得，从那日开始，宣珏依旧温柔款款，谈笑间山河在手，却有种我看不透的萧瑟疏离感。

他也不再唤我「重重」，而是「尔玉」。

一如其他臣子。

17、

戚文澜这次进京述职，在太极殿大闹一场。

但仍旧好端端离开了宫。

我松了口气。

近几年，我愈发摸不透宣珏所思所想，偶尔会觉得他顾念旧情，偶尔又觉得，他手段狠辣，陌生至极。

等到年宴上，我坐于高位，见戚文澜与我遥遥相对，便懒洋洋地举杯。

戚文澜脸的轮廓更加刚毅英挺，小麦色的侧脸有道蜿蜒刀疤，颜色不深，更添威严。至少我能瞧见，不少小姑娘在用余光瞧瞧打量他，并窃窃私语。

戚文澜一怔，有些恨铁不成钢地瞪我，闷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我也不恼，继续品着我的果酿。

宴席散去，戚文澜径直向我走来，我直白了当地道：「别傻了戚兄，不想和你一块被射成筛子。」

他双手在席案上一撑，呼吸急促地怒视着我，然后才嗓音沙哑地道：「那你想干什么？」

「报仇啊。」我笑笑。

这个词他想必也听宣珏提过。我能看到戚文澜眼中有刺痛一闪而过，也不知他是在绝望些什么，半晌才后退半步，自言自语道：「.....真是个，死局。」

等戚文澜走了，宣珏才缓缓过来，问：「不走么？」

我笑出声，摇了摇头，起身。他牵住我的手，眼底有压抑的疯狂，凑到我耳边道：「真乖。」

我望着他的眼，很想问「我们真的要不死不休」么？

或许他也想问这句话。

但沉默的年夜里，四周鞭炮声里，一岁又除的时坎上，我们只是并肩而立，暂停兵戈。同看升起的千盏孔明灯。

宫里什么利器都没有，被宫人收拾得干净。哪怕是我俩最亲密的缠绵时刻，我也杀不了宣珏。

他不再会像那晚一样，刻意求死，任由我掐着脖颈也毫不反抗，甚至温柔安慰。

其实他说的没错.....

那时我该杀了他的。

春日里万物缱绻，我终是有些倦怠，不再在朝堂给宣珏制造小麻烦，而是窝在御书房，翻看闲书解闷。

突然，我翻找到一个匣子，被妥帖珍惜地放在书柜顶端。看上去有些时日了，上面落了层不薄的灰。

我拿簪子撬开锁。

里面是一副画轴，年岁久远，微微泛黄。扑面而来的墨香味里，是没有褪去的丹青色泽。

画上少女着红衣，墨发散在那年秋猎的风里，手执弓箭，拉弓成满月，正对着不远处的麋鹿。艳而不俗的红，和草场的棕绿相映成辉，远处群山辽阔，天地正好。

落款「太元五年中秋，珏笔」。

是秋猎的后一年，是南下江南的那一年。

是宣家倒台的那一年。

是.....物是人非的那一年。

我只看了一眼，就再也受不了，合卷归位，上锁，放回原处。

像是从未打开。

18、

过了段时日，我终于问了宣珏一个我想问很久的问题：「那年父皇突然身体衰微，是你做的手脚吗？」

毕竟能打探到宫闱里的消息，听到帝王皇女间桌上谈话，用几味药，害人一命，不是问题。

宣珏正在磨墨回奏章，调整各路军队，听到我问，放下朱笔，终是缓缓点头：「是我。」

我猛地将我手中把玩的玉蝉砸了出去，正砸在他脑门上，他一动不动，没有躲开。等鲜血顺着他额角滑下，太监手忙脚乱地替他擦拭血迹，才道：「都说了，卿卿不该留我。」

我道：「那你也不该留我。」

宣珏没再回我，只让宫人送我回玉锦宫。此事翻篇。

日子过得快，等到秋闱时，我们关系在我刻意靠近下，稍微和缓些许。我故意当着他的面，装作第一次打开那副卷轴，然后歪着头道：「离玉，我想去骑马射猎。可以吗？」

宣珏沉默良久，终是笑道：「好啊。」又轻轻环住我，在我耳边道，「万事如你所愿。」

今年的秋猎，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盛大。手执旌旗的士兵们无声前进，仿佛出席某个隆重的葬礼。

我拿到了许久未握的利器——我的金羽箭和长弓，还有同样西域血统的烈马。

它不怎么驯服，我骑了足足小半柱香，才安分下来。

那些亲兵都警惕注视我，如临大敌，宣珏只是摆摆手，示意秋猎开始。

我懒得射猎物，只射伫立在远方的靶子，三箭均未中。

亲兵们悄然松了口气。

这时我回首，看向宣珏。仿佛还是第一次见到他——他鬓角的发被和风吹起，温润如玉，这块玉石，未蒙尘、未染血，通透明亮，绝世珍宝。

他也在看我，静默地闭上眼。

然后我在所有人的惊呼声中，搭弓上箭。

金灿灿的羽箭射入宣珏的肩膀，我向他骑马而去，又是一箭钉入他胸膛心脏。

被震住的兵卫们终于反应过来，用长矛刺向烈马，再刺向我。

宣珏也许是想阻止的，刚想喝出声，但喉间一哽，捂住伤口。然后伸出手臂，揽住跌落的我。

像那个雨夜般接住我，在我耳边叹道：「重重.....何必呢？」

我俩这辈子，听「何必」这句，听了多少遍。

自己同自己说，自己同别人说，别人同自己说——

万般皆煎熬，百事不由己。

「我.....我放不下。就像你当时一样，放不下.....」我只道。

「我不再求什么了，离玉.....父母、兄长、夫君，我什么都没了，可我什么都没做错啊。」我喃喃地道，「奈何桥过，孟婆汤下肚。前世种种，两不相欠。恩怨相清，尽付于黄土。」

我挣扎着吻上他颤抖的长睫：「若是你先到一步，看看我们的孩子，是何样貌，男孩还是女孩。我.....」

我被胸口地刺痛激得一颤，接着道：「我早就打掉它了，没用，来陷害人。干干净净，不沾先辈污垢。还有.....我送了信，戚文澜那厮近两日就来帝都，他给我收拾的烂摊子那么多，也不差这一个.....」

他笑起来，眼底藏了许久的阴霾微微溶解，但仍旧哀戚惨然：「是给我俩收拾烂摊子。」

我想起近期的军事调令.....那其中想必有戚文澜速来京城这一笔。

天地辽阔，秋风拂过。

我缓缓闭上眼，在宣珏怀里，逐渐失去所有力气。

对错恩怨消。

这是最无奈的结局。

这是最好的结局了。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

